

我们德黑兰的家在一幢淡桔色的四层小公寓楼里。一层一户,我们住在二层。门卫默哈拉姆住在一层车库的一间小屋里。他负责给大家开关车库门,就垃圾回家,并打理我们楼前的小院子。

默哈拉姆个头不高,一头栗色的鬚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白天,楼上楼下的邻居会在楼道里喊他去他们家取垃圾。我们不会说波斯语,就把垃圾留在门外,他经过时会取走。有时,邻居也会差他去附近小店跑个腿。他话不多,很老实又似乎挺严肃。

平时,我们的车一到车库门口,默哈拉姆马上会为我们开门。有时我和先生晚上外出参加活动,回来再晚,只要打一下车灯,他仍会很快打开车门,而且每次都衣着齐整。不知他是和衣而睡呢,还是养成了等楼里每家的车都进车库后才睡觉的习惯。

听说默哈拉姆的家在邻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但他好像从未请假探亲。有一天,我把垃圾放到门外时,隐约听到车库有孩子的嬉戏声。先生回家后告诉我,默哈拉姆的家人来了,有好几个孩子。我于是抓了几把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和牛轧糖,来到车库。

乖乖,默哈拉姆竟有四个孩子!他们在车库里玩,默哈拉姆蹲在一旁看着。默哈拉姆看到我,走过来。孩子们也原地站住,两男两女,最大的不过十来岁,就像一群萝卜头。他们个个

带着万分好奇的眼神从远处打量着我这个“老外”,但当我的目光和他们的相遇时,他们马上低头盯着地面。我递过糖,示意是给孩子们的。默哈拉姆接过朝他们说了一通话,孩子们马上走过来,一

个个用波斯语说谢谢,脸上是羞怯烂漫的笑容。我太始终没有走出屋来,我只看到了一个在屋里忙碌的背影。等我上楼时,孩子们已雀跃起来,我想象着他们嚼着大白兔时的甜蜜。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和先生在睡梦中似乎听到几下敲门声,因为我们刚出差回来,正倒时差,于是又睡过去了。过了会儿,好像又有人敲了几下门,我们仍没能爬起来,继续迷迷糊糊地睡。又过了会儿,敲门声持续地响起来,先生起身应门。我听到是默哈拉姆的声音,他用波斯语跟不懂波斯语的先生简短地说了几句后,门关上了。先生回到房间:院子里的柿子熟了,他正一家一家地送,也给我们送来一袋。这个憨实的默哈拉姆!

凛冽的寒冬,第一件美事必读书无疑。倚窗而坐,同时坐下来的,还有阳光。读点小说,最好其中也有冬天的痕迹,这样容易产生共鸣或者遥想。读点诗歌,唐诗宋词可以,现代诗歌可以,海内外都可以,诗歌的凝练与纯粹,跳跃和深邃,是

没有时空和国别界限的。读点烹饪和手工类的书,也是过冬的好办法。跟着书中的步骤,学做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学做几件赏心悦目的工艺品,平淡的日子,就多了点滋味,多了点色彩。

漫长的寒冬,第二件乐事必下厨无疑。和夏天不同的是,炉火、灶台本身就是温暖的代名词,哪怕只是烹煮一壶茶,都极其美好。唐诗有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遭小姑尝。新嫁娘的羞涩,下厨后的紧张,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慢慢觉得,下厨,也是一件考验耐心的事情。

上海文化有一个分支,那就是里弄文化。里弄文化的景象留在老照片里不多。但一翻起老照片,我就思潮滚滚来,自然追忆起我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式里弄的点点滴滴。记忆中的老式里弄,条条弄堂竖排横排,家家门户犬牙交错,座座平房朝向各异,外墙泛着白色的明丽,素朴而静雅。好似林下风起,开怀袒露,却孕育着特有的上海里弄文化。

里弄文化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里弄文化一开始就是白手起家,没有条件,没有高大全,坚持“现实卖现”,两块睡铺板搁在两条长凳上就打起了乒乓,因地制宜一茬接着一茬玩,找块树间空地,两根绳子一拉,打起了羽毛球……这些简陋的比赛也讲规则,也会邀请裁判员,即使裁判失误,也不会斤斤计较。我有好几次应小朋友之邀,做起了现场比赛的裁判员,由于裁判水平不高,常常误判,小伙伴们绝不会翻脸,只不过是带着嗔怪的口气说上几句,“不算不算”,我也连连点头笑着向他们打



辉映水乡 (油画) 雷武

我似乎能想象他站在我们家门口敲门的样子,每次敲完门后耐心等待,然后决定再敲,再等待,再敲,只因他一心想着要尽早把柿子送到我们手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当地一所语言学校上课,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波斯语。那天我也像邻居一样叫了一声:“默哈拉姆,请上来!”默哈拉姆应了一声后,楼梯上马上响起了脚步声。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惊讶和喜悦,也许他以为从今往后就能跟我们这家外国人直接交流了。

只可惜我的语言课没上多久,先生就调离伊朗了。离开德黑兰那天,默哈拉姆帮着把我们的行李箱搬上车,先生和他握手道别。按照当地习俗,我是不能跟他握手的。我摇下车窗,用波斯语说:“谢谢你,默哈拉姆。再见了。”我想祝福他和他的家人,可我不会更多的波斯语了。车启动了,默哈拉姆站在车库门口,没有开口,也没有招手。也许,先生的握手已让他领会到我们要离开伊朗了。车开出去后,我回头想再看一眼我们的小楼,却看到默哈拉姆还站在原地朝我们这边望着。



三国乱世,生存不易,曹操都感叹“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见择木而栖是多么困难,看看贾诩也许堪称典范。起初,贾诩在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的军队中做参谋长。公元192年,董卓、牛辅被诛杀,其余诸将李傕等打算解散军队。贾诩眼看要无枝可依,就劝阻说长安城中正在讨论把凉州人斩尽杀绝,你们一旦解

辞旧迎新,去大剧院听了奥地利指挥大师、美国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音乐总监莫斯特指挥上海歌剧院管弦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员都很年轻。印象中,这应该是他们第一次与一位世界级的指挥大师合作。也许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也许是作为歌剧伴奏乐队交响音乐会演得较少的缘故,对“乐圣”的这部巅峰之作比较生疏,一些段落乐队的演奏不太理想,第三乐章圆号甚至冒了泡,但总体上,在莫斯特洒脱有力的指挥语言引导下,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发挥出了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高水平。对于莫斯特来说,我们见过他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潇洒优雅,但第一次看他的现场交响音乐会,而且是指挥一支中国乐团,这种感觉新鲜而奇妙,莫斯特的严谨有力而又激情洋溢,给人印象深刻。

听完上歌的新年音乐会,回到家中,又观看了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直播的两场新年音乐会,一场是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另一场是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音交响乐团由该院的学生组成。演奏家中有我们熟悉的青年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得主黄蒙拉,他的琴技比过去更加成熟。在乐队的烘托下,一曲萨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被他拉得细腻深情,荡气回肠,充满艺术的感染力。不过,亮相上音这台音乐会的,更多的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无论是贝多芬《三重协奏曲》第一乐章的三位独奏者、钢琴协奏曲《黄河》首乐章的独奏者,还是奥尔夫清唱剧《卡尔米拉·布拉那》第一乐章合唱队的演唱,上音的学生们都显示出了不俗的实力。他们的演出难免青涩,但都倾心投入,朝气蓬勃,有模有样,让人看到了古典音乐教育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成果和美好前景。

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转播之时已是深夜。当西蒙·拉特手中指挥棒打下第一个拍子,德沃夏克《狂欢节序曲》欢快热烈的旋律便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节庆的气氛中。柏林爱乐的演奏扎

实凝练,音响饱满,而又富于弹性,充满歌唱性,让人不得不赞叹:这就是世界第一乐团,他们放射出的魅力无与伦比。这也是拉特任内最后一次指挥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今年,他就要离开统率了16年的柏林爱乐,回到家乡出任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几年前,拉特在发表离任柏林爱乐的感言时说了一段话:“2018年,我就差不多64岁了。作为一个利物浦男孩,不可能不联想到甲壳虫乐队的那个问题——‘当我64岁的时候,你还会需要我吗?’”言语间流露的是即将告别世界第一乐团的感伤。然而,拉特尔又是睿智的,他明白像“指挥皇帝”卡拉扬那样终身执掌柏林爱乐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柏林爱乐拥有深厚精湛的德奥音乐艺术传统,但乐队也需要变化与革新,这种变化与革新其实从阿巴多时代就开始了,而拉特尔上任后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加以推动,无论是乐队的年轻化,还是向现代音乐曲目的拓展,以及音乐教育等方面,拉特尔都有所建树。为了让柏林爱乐注入新的动力,拉特尔选择在2018年离开。他告

诉人们,是给柏林爱乐换一个新的视角的时候了。拉特尔指挥的这场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跨了两个年份,极具象征意义。当音乐会结束时,2017年已经离去,2018年来到我们身边,新与旧的转折、历史与当下的传承就在这美好温暖的音乐中奏出新的乐章。古典音乐事业的发展在中国也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拉特尔去年率柏林爱乐在上海巡演时,就发出感慨:“在上海,我看到了古典音乐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中国近年来有大量青少年学习古典音乐,中国涌现出了郎朗、王羽佳、王健、和慧、石倚洁、沈洋等一批世界级的音乐家,也体现在音乐厅里欣赏音乐会的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乐迷。这与欧美古典音乐受众的普遍老龄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古典音乐不是出土文物,不是博物馆里的活化石,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受众,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和参与,才会焕发出勃然生机,生生不息。

琳子

冬雪接秋雨,一袭风衣遗薄寒,归途何漫漫。街边买果回,一剥开皆浑圆,饱满见故乡。花瓣伴雪撒,温泉浴罢暖风来,春天看渐近。久客无人问,三两茶菊杯中漾,江南色可亲。薄醉无人扶,枕边窃喜闻书香,一觉晨未醒。明月是异乡,窗外云开风色缓,渺渺故园情。为客怕逢节,一襟月露此凭栏,风生谁弄笛?孤灯寒夜幽,睡眼蒙眬半梦中,问己有底愁?

在张绣帐下,贾诩帮他狠狠打击了来袭的曹操,曹操损兵折将还失去了爱子曹昂。张绣更加佩服他。但袁绍想招降张绣,并写信给贾诩请求说项。袁绍势力强大,张绣准备同意,贾诩说:“不如从曹公”。张绣理解不了,曹操没有袁绍强大啊!而且还杀了人家的儿子。这又是一个选择问题。贾诩就分析了投降曹操的三点好处: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名正言顺;袁绍强盛,咱这么点人投靠他“必不以我为重”,曹操兵力较弱,“得我必喜”;曹操“有霸王之志”,志向远大,“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三点分析可谓明时势、懂人情、知人心。张绣于是归曹。曹操果然非常欢迎,上表皇帝拜贾诩为执金吾。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贾诩改任太中大夫。

但是曹操还没有立太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才名方盛,两人都想上位。曹丕派人问贾诩“自固之术”,名声大也有名声大

丁布

了答谢,准备封他为侯,贾诩推辞说这只是“救命之计”,“固辞不受”,仅选择做尚书负责选举官吏,“多所匡济”,但李傕等“亲而倖之”。此木难栖。

幸好,老乡段煨屯军华阴,贾诩便去投靠他。这时贾诩的声名在外,段煨的军队都很敬服。段煨怕贾诩夺兵权,只在表面上礼遇。贾诩也明白“礼虽厚,不可恃,久将有所图”,此木也不可靠,于是就把老婆孩子留在段煨军中而投靠张绣去了。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着。乱世叵测,带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跑既不方便也危险,还影响自己的工作,留给段煨既可以拉拢他,也有人帮助照顾自己的家属,贾诩自身也安全,可以全身心投入张绣军中。而张绣正好缺乏谋士,又非常欢迎他,对他“执子孙礼”非常敬重。贾诩、段煨和张绣可以说是“三赢”,一个身家得以保全、一个去了心腹大患、一个获得了谋士。三人因贾诩又可以成为相为奥援的同盟,贾诩有了暂时栖息的地方。

上海的里弄文化

冯锦富

招呼“重来重来”。巧思巧玩图个快乐的文化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时时刻刻。里弄文化显现活力的竞逐。一般来说,文化活力往往体现在足球场、跑道、文艺演出会上,但限于条件,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只能抄起竹排条滚动废旧人力车轮钢圈,正在滚动的废旧钢圈,顿时化险为夷。竞逐没有成功却将注意安全的意识最大化地留在了记忆中。

活力的竞逐,还体现在逢年过节里弄组织的文艺演出上。文艺演出都是居民现场表演。有一次,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叔在文艺表演会

上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另一位大叔唱了一首《接过雷锋的枪》,应该说两人唱得都很好,那时现场没有评分,因为我对他有好感,我就跑到他面前将掌声送给他,令我感动的一幕发生了,他竟然伸出他的大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对我说“谢谢”,那时我才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受到别人的握手,第一次感受到礼貌的意义。里弄文化的活力竞逐。让我感到了生活的

美好。里弄文化展示醇厚的人情味。里弄文化形式简单,但贴近生活,人人都可以参与,这种流淌在老式里弄人心中的满足感、亲切感,来自平民,为平民接受,让很多老式里弄人对上海文化分支的里弄文化更亲近了。

上海里弄文化,一首平民的歌,愿里弄文化根脉也能传承到新时代的社区。

无论走到哪里,文化都是我们的根。请读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擦亮上海文化名片

责编:殷健灵